# 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卷四

十三年庚辰正月大計群吏湖州知府朱大受屢為東緝而求
特行賄於吏科都給事中阮震亨以祈免為廠役所獲并緝
臨江知府胡永清等營賄事款於是震亨等俱下鎮撫司究
問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為考試官取
中教諭楊瓊芳等三百名

韓城金鉉皆以外僚入閣從無文采楊瓊芳係揭陽教諭
而以歷榜比三百年所無者楊卷在某房中同考編修韓

四維見之曰曾元在是矣徐簡討沂取文閱之曰此必苗
蕃先生也不然況是老貢生及拆號填榜果係教諭合堂
愕然韓城俯首無言吏停筆俟命韓城躊躇良久仍舊用
榜
三月　廷試策士　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又　廷授顏渾等吏部給事中御史等官
是日　上召對策進呈者四十八人於文華殿　上問遷陽
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
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孔子論政則曰知恥近乎勇論士則曰

行已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故句踐泰馬以沼吳燕昭式蛙而滅齊皆知恥之明效也因自列戊寅通州城守功狀　上心識之拔為第一而周正儒宣國柱等五人特授給事中吳邦臣魏景琦等五人特授御史顏渾特授吏部主事因有年盧若騰錢志騊陳纁等特授兵部主事時韓城擬無錫鄒式金為第一　上抑置二甲楊瓊芳抑置三甲韓城始失　聖眷矣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韓城剛愎性成敢作敢為既與武陵比而擠去綿竹遂正首揆益無忌憚凡閣中有所票擬中書

每于外廷傳示消息已成定例矣至是韓城信任私人王陛
彥而怒老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不為用特捏浅
旨事参之
兩人皆
廷杖杖斃杖下兩中書家皆密緝韓城納賄事件以
報東廠又
上召對時曾語及朝臣貪婪韓城曰使廠衛得
人朝臣何敢至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流浹背于是專
偵其陰事而史范所蓄多金為布置地者皆入韓城之寓邊
史范死周楊二家力從范家人詣廠出首東廠即以上聞有
旨下錦衣衛嚴究于是錦衣衛挾韓城楊馮二長班鞫問供吐
逓付之贓甚詳而韓城一疏再疏則云楊士聰之参史范則

有緣故又云史堃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為黨人所忌故棄其
丁艱而參之云夫身在事中又 聖怒方赫不辯己之受賂
而亟辯史堃受參之故則真悍真愚矣有 旨着五府九卿
議處已而議處本上有 旨薛國觀着冠帶閒住中書王陞
彥着革了職刑部提問
韓城等既去後當枚卜 上點用德州謝陞井研陳演先是
田惟嘉罷亦陞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鄰為吏部尚書欽鄰遷
延半年不至奉 旨詰責欽鄰調用而特 召謝陞為吏部
尚書至是陞以原官演以禮部左侍郎俱入閣辦事滑縣曾

出德州之門具疏讓位于是德州位列滑縣之前

十月行刑　御河決十二人原任徐淮中河郎中胡璉預焉

胡璉雲南人戊辰進士前年以黃河銜命　泗陵與河道總

督劉崇嗣同遠運河者專以運漕艘而黃河則兼護　陵寢

設有通德張秋徐淮儀真四河道復設南旺夏鎮二泉閘皆

以工部郎主之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費有編額慮最悉

之而徐淮尤稱險要特設打洪之役　神廟中葉改濬洛馬

湖漕艘盡繇宿遷收口不復走洪而徐淮始專護　陵寢矣

承平日久惟侯春夏水涝漲發足以濟漕事凡大挑小挑之

貴俱入上下私槖至是黄河連年衝決直紀　泗陵總督朱
光祚周鼎與宗嗣皆被逮朱劉皆斃於獄周後以宜興力庇
免死遣戍
逮薛國觀至京賜死先是韓城出都資重累累用車至數百
輛東廠隨其事件密奏　聖心益怒而史𡎴寄頓之賍衛指
甚明給事中袁愷復疏劾其納賄諸事與通賄刑部右侍郎
蔡奕琛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並及吏部尚書傅永淳侍郎林
棟隆有　旨奕琛有聲革職提問永淳棟隆閑住而私人王
陛彥雖已下獄尚未成招至是　特旨王陛彥着即會官斬

決凡招共或斬或絞招內已定奉 旨止云即着會官處決

今陛彥招未具裁自 聖斷故云斬決此 旨從來所未有

也陛彥決而韓城復逮〻至陝 命私寓而勒令自盡之

命下時韓城已臥家人報錦衣賁 詔至韓城蹙然曰我死矣

倉卒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室 詔畢頓首不能出聲

自盡後衛帥驗視回奏次日始奉 旨准收殮蓋懸梁者兩

晝夜矣從來未有之慘矣

東閣五間夾為前後十間前中一間供 先聖位為諸輔

分本公叙之所閣輔第五員以下則俱居後房雖白晝亦

秉煬崇擬韓城當國特鑿一牖從開門構甎椽以通日色說者謂破壞風水故晉膺此禍雖然韓城即不破壞風水能免此禍哉

是年二月左良玉進勦張獻忠獻忠出戰墮馬幾被擒僅逸去逃入瑪瑙山中良玉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賊四出抄掠不得粮者歸盡殺之其未歸者惧殺詣軍門降良玉因令國能將之前行偽稱粮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不意縱火大戰盡掃其營壘斬首萬餘級擒其妻妾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獻忠挑滕從岩澗逃去提闖　賜楊嗣昌斗

牛脈是從也獻忠精銳俱盡止存十餘騎走入興安平利山中良玉進圍之連營百里恃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因得以收散亡養痍傷群盜往往歸之勢復振而羅汝才過天星等賊復盡入川嗣昌駐襄陽會師合剿以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副使殷太白從疏參四川巡撫邵捷春不行堵禦捷春逮問五月賊羅汝才等陷四川大昌犯夔州石砫女帥秦良玉統兵來援監軍萬元吉率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隊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為殿官兵遙望不敢擊賊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賀人龍等皆會于夔州羅過諸賊自夔

州山後抄掠官兵分把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莘擊過天星于鄭山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群賊既困謀奪尖山西奔賀人龍會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總兵張應元江雲鳳陝西副總兵李國奇之師起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入龍等率諸軍奮呼直入賊陣斷賊為二賊騎陷泥淖不得馳而川兵奔跳澗谷如猱撩賊潰自相騰踐斬首千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賊退屯羊撟四出抄掠石砫土司邀之于馬家寨斬首六百又追敗之於留馬埡斬賊首東山虎庚于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〻頭張幕魚鱗相掩壹官兵分道

並進南山賊拔寨先走北山賊馳下直犂官軍官軍力戰賊退守山巔官兵分軍繞山後而上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緣山逐賊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二百級賊奔營仙寺嶺癸卯三省官兵合犂賊于嶺上賊營大亂斬首千餘級秦良玉奪羅汝才大纛擒其老管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于乾溪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謀歸湖廣以瞿塘水漲不得渡總兵嘉棟副總兵應元雲鳳自雲陽出邀其前監軍元吉副將人龍等間道疾走夾山以截之夔城山溪險隘炎暑毒人賊人馬俱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

世王一連鷹五營走雲陽尖山擷過天星閣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于開寧戍中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鋭為疑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疑後賊破之長驅擣其中堅賊大敗追至馬滲溪壓賊壘而軍六月辛亥昧爽人龍等前薄賊營三路並進大呼騰躍而上賊驚潰官軍逐之斬首千二百人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前鋒壬子官兵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相邀叅軍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

並進聲動山谷圍中亦奮呼以應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十六八汝才東走太寧之小嶺官兵掠之于蔓東已卯過天星閩宗走開縣屯南壩知汝才東竄而官兵漸迫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追賊於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二百餘級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餘騎餘賊皆大呼釋甲賊首托天王請降托天王即常國安也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往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降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逆之邀去百餘騎來

歸者七十五騎皆関西健兒辛酉過天星西走官兵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関外賊騎三十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大亂馬竄木叢中驚疑相騰踐官兵發而射之斬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錄金徇兒過関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逆遇之丁卯當國安前驅遇賊官兵並進斬首三百餘級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伏溝澗中戊辰應元等前驅搏戰令高世達當國安純谷中出搏其脇賊伏發方接戰國安世達突出大呼擊賊賊驚墮山澗中者無筭斬首九百餘級生擒滚地狼等十七人降其營隊可天虎等四十八庚午

賊自衣壩東走開縣諸將分営出戰鄭嘉棟將中軍羅于華將左軍降將楊旭將右軍戰於城下賊大敗走大昌張献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巫山間川兵蹋之益西入深谷中掩旗息鼓若無人然叅將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歸初楊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賀人龍所將関西兵驍勇善戰屢殺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軍印既而良玉奏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兵銜須後命初人龍聞大將之信踴躍動三軍既而報寢殊怏怏良玉知其故意亦懷恨當献忠之竄伏興房

山中也所存千餘騎耳勒之可立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入龍復以帰印觖望遂互相推諉不復深入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二帥之心所致也

過天星素與張獻忠有郤聞羅張既合遂詣嗣昌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于鄖西以降將掃地王李精隸監軍萬元吉標下過天星即惠登相也

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鷹達營踏大寧元吉遣將擊劉正國降將伍林招之先是汝才與金翅鵰不相

能金翅鵰嘗惧為所併至是小秦王金翅鵰相率降於嗣昌汝才遂殺劉正國伍林東走巫山良玉分兵屯房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獻忠時在巫山汝才往會之謀復川西走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合兵擊之應元雲鳳營于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癸亥人龍兵噪而西歸獻忠知官兵無後繼悉銳來攻而應元雲鳳所將湖廣兵三千皆新募未經行陣賊驟至二將簡銳卒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衝營中守營新兵皆譁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殊死鬬應元中流矢奮擊

突圍出賊方渡也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燃礮擊殺一賊帥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甚飲水斗餘卧血凝臆而卒時張羅新合嗣昌命金翅鵰部下飛上天入羅汝才營招之汝才逡巡未決獻忠惧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曰楊闖部已降過天星獻關下矣爾慎自為謀元吉請檄左良玉楊忠登相至陣前招汝才汝才必來嗣昌不聽汝才遂不果降已丑也嗣昌巫山遣人至闖索營中招之先是闖索屢敗伏深山中闖過天星降益惧遂與其黨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一遽鷹等詣嗣昌軍前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

給以金幣所部三千人嗣昌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鵰托天王過天星闖索惟羅張相抗其七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上聞叙賚文武將吏有差

九月官兵大敗李自成於函谷自成奔漢南李國奇等邀之於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初諸將圍自成崤函山中分守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待其走而擊之可立盡也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同養子李雙喜乘隙率五百騎突圍而出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關

逃入鄖陽時河南大飢〻民所在為盜自成乃自鄖陽走伊雒飢民從者數萬陷永寧陷之殺萬安王采𨫼再陷宜陽勢復大振

是月張羅二賊陷大昌進屯夔州山北時賊行營輜重婦女甚衆官兵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守將多遠遁賊遂長驅趨達州十月壬戌賊渡河入巴西陷叙州甲子過叙關由廣元走陽平關從間道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旆而東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迎賊於叙州敗績賊縛四將去降將掃地王

張一川擊賊於梓潼被擒賊剮之元吉請卹其妻子于夷陵

十一月庚辰嗣昌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

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為正張應元為副癸未發保

寧趨綿州癸卯賊知大兵至走內江乙巳猛如虎遊騎逐

賊元吉應元屯兵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辛亥賊南

陷瀘州瀘州三面皆陡絕臨江止石立站一路可北走賊既

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擣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蹙賊

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盡殲也乙卯元吉等至石立站賊先

移渡南溪官兵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抵成都副將其統千

餘騎夜探賊營賊預取土像數百置帳中四面懸燈而潛伏暗處千騎望燈而趋大呼直入則所殺者諸土像也急退而賊衆四合殲僇無孑遺自是成都專意固守不復言探營矣賊趋新都知縣黄翼固守賊復至綿州

是年山陝河南大旱煌起冬大飢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自稱小袁營以别之後官兵復開州時中走河南江北賊革里眼左金王復犯霍英 上命太監劉元斌率京營兵六千馳赴北江擊賊于霍山敗之賊走湖廣陷麻城黄

梅

河南知縣盜李際遇申靖邦張易聚眾至五萬總兵王紹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首二千餘級遊擊采圍斬首千級

十四年辛巳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下鎮撫司究問學龍陞兵部侍郎循例有薦舉疏內薦道周有學問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周孔之語滑縣票 旨以群臣結黨標榜欺侮君父屢旨訓誡毫不省改學龍道周俱遣緹騎逮下詔獄鞠訊同黨姓名道周供出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

工部司務董養河及從父共四人俱下刑部獄

虜兵陷寧錦總督洪承疇總兵大壽降自袁應泰喪遼陽退守廣寧王化貞棄廣寧退守寧錦至是虜兵復犯寧錦總兵祖大壽固守告急于　朝先是有祖大弼者其勇為祖氏冠歷官副總兵前是虜兵來攻援兵相顧莫敢先進城中大恐大弼戒無動自率銳卒五百直衝虜營往來馳擊虜兵披靡不能禦遂拔營去及是病不能師報至　上命總督洪承疇帥大同總兵王樸等六總兵援兵十餘萬人往救祖寄語于洪謂虜兵猖甚難與爭鋒可用車營法步步進兵即步步列

營使彼不得逞志逼之出塞乃可洪從其言　上以師久無
功令職方郎中張若麒往探机宜若麒至不度彼此妄謂虜
兵一鼓可平嚴促進勦承疇不能制虜兵須知之臨夕設伏
以待前軍甫發王樸率本部先遁諸総兵至半途聞之皆倉
惶西奔虜兵以鉄騎乘之士卒死者大半張若麒及総兵楊
國柱等僅以身免所喪器械貲重不可勝計承疇大壽皆降
事聞舉朝震動若麒逮問下獄王樸處斬國柱等革職充為
事官立功自贖而承疇擢以徇難聞　　卹贈太子太保廕錦
衣千户世襲與祭十六壇

召予告大學士周延儒於家先是閣臣雖內外無用鮮有當
聖意者衆推宜興頗有機巧或能仰副而 聖意亦及之於是
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吳時昌為之經營涿州馮銓河南侯
恂桐城阮大鋮等各分認一股每股銀萬兩共費六萬金始
得再召

庚辰孟冬 上祭 太廟諸臣先至殿門外俟 駕時殿門
未啟忽聞內有異響衆共驚聳俄見殿門大開有冕旒者十
餘位從內走出頃之不見而殿門閉如故衆秘之不敢言
駕至行禮之時怪風暴起燈燭皆滅助祭諸臣仆地者久之始

能起　上亦以驚悸成疾下體軟麻不能行立百餘日始瘳
及是孟冬祭　廟之日天氣晴和　上吾謂近侍曰周閣老
畢竟有福人故眷注最深
黄道周之案久不得結一番指上一番嚴駁户部主事葉廷
秀疏救併與　廷杖淹留獄中者幾一年宜興再入政府竭
力周旋先是部擬學龍道周煙瘴充軍不允至是刑部尚書
劉澤深上疏畧曰黄道周等之罪至瘴戍盡矣進此惟有論
死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從来論死諸臣非封疆即貪酷
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

有建言蒙僇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　皇上優裁之量也且
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觀諸行事道周其疏不過空言一二臣
工其相與者皆從罷斥焉有所謂黨而煩　朝廷之大法耶
去年行刑時忽奉　旨停免今　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
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請有
旨依議既而黄文煥等各疏辯有　旨該部查議部覆上有
旨准各復原職
是歲江南大旱自春及夏無雨高區竟未及插蒔貧民嗷嗷
望賑錫之詔宜興首先輸米三百石為諸臣急公者倡于是

撫按不敢言旱各縣苛徵漕粮如額斗米至三錢民不堪命爾時當國者不必請蠲請賑取能 帝聽但就內外積弊力為清查便可寬民命于萬一如光祿寺歲派無錫縣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十石零歲用七百餘石則每年多存六百餘石浙直各府歲派分給部堂翰林尚寶科道等衙門白米一萬二千一百餘石歲用共八千餘石則每年多存四千餘石每年衛所運解漕粮入祿米倉者五百餘萬石除文武各官文職俸米外其紫食其中者則有營兵衛軍衛役三大營兵則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牒軍勇神

木黒寀等廠以中涓為三寀歲糜餉三十萬石矣衛軍則有造冊之弊今溢額者將及二萬人一軍應支餉十二石是歲耗米二十四萬石矣衛役則有賣票之弊凡官錦衣者虛領十餘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歲耗米二三十萬石矣漕撫標兵五千皆良江南糧衛軍領解止行給八百里行糧不應與解京者同給三千七百里行糧此項裁剔亦可省米三萬石更由此而推之內府收貯香蠟燈草絲綿等項額徵銀五萬餘兩年年委積無用此項不可裁乎薊遼犒賞公費重復支用多至二十三萬

而舉一邊而各邊可知此項不可節省乎又如上供磁器及料價藥料一切不急之需暫停一二年可省金錢數十萬若能逐項清查以佐國用將 朝廷不苦于虧額蒼黎咸樂於更生相臣造福豈不普哉不此之圖而沾沾首輸為天下倡將以是盡臣職乎甚矣其不講于大道也

諸令中長洲知縣業承光尤酷掠取富室充之賄入則免有過客訊其隱況者曰賴有此荒耳衆心怨恨幾激民變巡撫黃希憲曲庇之從以調簡行後以標兵護之出境

是年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

引退賊後以大炮攻城城守嚴不動及暮而退總兵王紹禹
標兵有馳呼于城上者城外賊亦呼以應之此兵即執守道
王胤昌於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
如我何揮刀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驚散賊緣堞而上救
兵迎之賊遂入城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王胤昌
等各官俱被執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後自成跡福王
所在執之并執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于西關謂
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泥首乞命自成歷數其罪
遂遇害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奔懷慶自成偽稱闖王雄諸

賊事聞　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

山東土賊李廷實李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兗屬州縣一時蠭聚導應東平吏胥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侯二等蠭聚數千人武陟知縣蕭茂柏擊破之

献忠潛至巴州乘其迎春襲破之恣掠三日趨達州新寧開縣焚毀驛遞人烟絕斷者七百餘里初賊之南竄也元吉欲從閬道出梓橦扼歸路以待賊嗣爲檄諸軍躡賊後遂不得

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遂莫為堵遏
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追及賊于開縣
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困乏詰朝請戰參將劉士傑曰自
瀘州逐賊馳驅四旬僅而及之今遇賊不戰縱數失賊誰職
其咎乎請為諸軍先揮戈獨進賊屢却如虎亦率親兵從之
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逡巡不前因簡精銳繞
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子猛先捷
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
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收集殘兵祭陣亡將士衆動三

軍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抱歸路之謀矣初賊由達州而西也嗣昌策其必入陝檄左良玉自興山趨漢中及賊東走復檄良玉自夔門進勦使者憚行中途返命曰賊已入漢中矣既又使人紿良玉曰賊向漢中可急援良玉不應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怒曰向從督師命瑪瑙山安得捷乎遂撤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竟無一人相拒者賊既度險出巫山晝夜疾走入歸興山中羅汝才亦入湖廣惟探天動留川東元吉屯兵八百於白帝以備之

二月李自成以邵時昌為河南偽知府而席捲于女王府入

山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入城收時昌斬之時土賊蜂起一斗穀瓦礶子等諸盜皆合於李自成同攻開封巡撫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攻七晝夜不克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助餉復懸金募死士能殺一賊者立與五十金兵民踴躍爭先賊死者甚衆賊懼退擬合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與總兵陳永福內外夾擊大破之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賊乃退既而仙風名衡互相訐奏 詔逮仙風以名衡巡撫河南

献忠汝才復從山中出趨當陽鄖撫王永祚扼之于房竹遂

走宜城偵知嗣昌有檄至襄陽要之于途取檄遣賊偽充公差夜叩襄陽門巡道張克儉見有符驗延之入時二月初八也先是官兵獲獻忠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俱禁襄陽獄知府王承曾素縱飲漁色見獻忠易視之踈其防賊乃入獄與徐潘等相約漏四下徐潘等破獄出殺守門卒開城門迎賊賊盡入先攻襄王府焚端禮門及諸樓臺合城鼎沸初九日獻忠入城僭坐襄王殿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斬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盃遂遇害宮眷無一存者并殺桂陽

王常法時城內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爲賊有推官鄺
日廣被執大罵不屈死署襄陽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首置郎
于棠自縊死左良玉在唐縣聞襄陽陷股栗不能起久之與
鄖撫王永祚統兵赴援癸丑賊棄襄陽渡江破樊城己未陷
當陽乙丑陷新野光州
江北革左諸賊因官兵四集急而議款監軍楊卓然議安插
于潛太閒然二賊寔無降意公行刦掠卓然安左右之及襄
福二藩相繼遇難二賊乘机復熾　命朱大典督諸軍討之
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拔河陰斬孟三

三月丙子楊嗣昌自盡嗣昌以連失二都喪兩親藩不能免遂自縊死監軍萬元吉部署行營令猛如虎駐蘄州防獻賊東軼事聞左良玉削職戴罪討賊鄖撫王永祚知府王承曾襄府長史唐時俱著撫按解京究問

山東巡撫王國賓革職以王永吉代之時東省大飢民間父子相食徐德數十里白骨蔽野行人斷絕飢民相聚為寇曹濮土賊尤熾 上命總兵楊御藩劉澤清合兵剿之

四月以丁啟濬代楊嗣昌總督軍務 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屯南陽自成屯盧氏盧氏舉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

者宋献策献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首陳圖讖云十八孩兒
兌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自成大喜奉為軍師
張献忠犯應山知縣章日煇拏却之遂陷隨州知州徐世淳
合家死難吏民屠戮無遺隨州為四冲之地其初陷也知州
王燾死之至是三陷矣
五月以東寇孔棘特設津徐臨濟四鎮四總兵專護漕運又以
河道總督張國維繫工部侍郎銜不便節制四鎮乃改銜兵
部侍郎
河南土賊袁時中犯崇城朱大典拏敗之總兵劉良佐蘭驍

騎自義門追擊賊大敗奔潰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入河南
泰安土賊掠寧陽曲阜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
沙溝屠僇甚慘遂犯徐州北關轉至南沙河焚燬漕船十六
隻
賀人龍破李自成於靈寶山中時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
左良玉屯南陽猛如虎屯德安適疽發于背退屯承天
癸酉出傳宗龍于獄總督陝西兵討賊丁丑宗龍至新蔡會
楊文岳賀人龍李國奇虎大威等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
城戊寅諸軍畢渡走龍口是日李羅二賊將趨汝寧覘官軍

至盡伏精銳松林中陽驅諸賊西渡入龍使侯騎覘賊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己卯諸軍進次益家庄皆解鞍釋甲散行墟落以求芻牧賊突起林中搏官軍入龍縱兵不戰國奇迎戰不勝兩軍皆潰大威兵亦潰賊并力攻二營以火礮擊却之保定兵夜潰文岳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壘士于飛檄入龍國奇以兵還援二帥不應時營中兵食火器弓矢俱盡辛卯夜半宗龍勒軍突賊營潰圍出士卒賊追及之於項城執宗龍至城下令呼開城門宗龍大呼曰我已為賊所執爾等當死守毋墮賊計賊斷其耳目死城下入龍國奇俱西歸

賊陷項城害之　詔復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李羅
二賊合兵攻葉縣守將劉國能即飛來虎也誓師力戰賊悉
衆來攻國能身被數十創氣愈厲部下勸暫逸圍後舉國能
曰　朝廷既赦我死又加爵命之榮萬死何辭自成羽毛已
成不可復制何再舉之可圖盡殺其軍中馬騾饗士黎明分
兵為十隊偏裨各率其屬馳逐大戰至辰復聚則死者過半
矣又分為五隊賊亦分兵圍之更番迭戰以逸待勞國能率
殘丁短兵相搏至夜度不能脫仰天呼曰我力盡矣遂自刎
死部下無一降者事聞　詔贈國能左都督

六月左良玉擊張獻忠於南陽之西山敗之獻忠西走攻南陽知府顏日愉堅守不下遂襲泌陽陷之

七月獻忠圍鄖陽守將王光恩禦之多殺傷遂退總兵黃得功標下兵叛去投獻忠獻忠令之破鄖西辛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將被擒者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

八月獻忠東掠信陽時總督丁啟濬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至是良玉始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於信陽大破之斬其渠魁五人獻忠負重傷易服夜遁良玉軍聲大振戊午獻忠收餘衆走鄖陽縣遇官軍不戰而潰遂走南陽越十餘

日良玉始至則獻忠越南陽而東久矣時羅李方合獻忠因
汝才以奔李自成自成方强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
殺之汝才陰遺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往獻忠乃晝夜東馳與
革回諸賊同入霍山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追賊至壽州及之元斌
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兵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既而
欲攻城州民歛數萬金賂之乃免
十一月總督汪喬年率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趨河南
先是喬年於陝西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即斬蛇以徇誓師

東下抵郟縣襄城舉人張永祺率邑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盡衆來迎戰時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沒喬年以數百人入城拒守五日襄城陷喬年自刎未死殊被執見殺并殺守將李萬慶即射塌天也自成深恨諸生剜刖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遠遁屠其族人九家遂乘勝圍南陽破之唐王遇害總兵猛如虎死焉鄧州等處皆降知州劉振世死之太監劉元斌統兵救襄城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

十二月自成連陷許州鄢陵等縣鄢陵知縣劉振之衣冠北

向再拜自到死後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圍開封高名衡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檎一賊者百金殺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五十金被傷者以輕重為差殺賊甚衆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乃退屯朱仙鎮

上以朱大典受命督師縱賊流毒着革職聽勘以高斗光代之

十五年壬午正月元旦　上御殿朝賀畢下　寶座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繇殿東門入再奉　旨趨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以俟　命　上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帝侍諸輔也閣臣趨立未知　聖意擬取東西兩班　上又曰閣

臣西邊班來隨有一夜下引而前　上宣閣臣來諸輔趨進
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宗師道今日講官稱先生猶存遺意卿
等即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　聖影轉而西面向閣臣
一揖曰經言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朕之此禮
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
上諭至此辭意甚嚴重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調和在
卿等諸閣臣跪伏謝菲才不敢當　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
的言之再三隨　諭先生起來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　上
還宮後復補　賜　聖諭一道時諸勛臣不知所以亦相率

疾趨 上曰東班去

時行取各官侍 命閣下皆仰祈宜興手援遂漕運愆期宜

興因言漕艘至今尚未開幫南田皆以巡漕未補無人催儹

請速下諸科道缺 上從之於是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授

部曹者有滑縣接韓城衣鉢每票 旨輒深文詆謫黃道周之

獄皆出滑縣手宜興再召并研筆事事請教惟謹而滑縣專

行自如宜興大不以為然御史楊學愿具疏將糾之或謂滑

縣曾巡撫江西於楊有部民之誼不便乃授馬嘉植上之滑

縣一疏到疾宜興即票 旨准回籍調理

大學士謝陛罷德州由外廷入　聖眷頗隆去冬　上用十一般茶飯禮祭　光廟御容諸閣臣陪祭德州最後至糾儀臺省糾之德州疏辯言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將臣與縫衣者同下法司嚴加訊鞫難奉　旨免議而　聖意已移矣時遂塞議歎　上頗私其事德州與新皆臺省訟言其不可給事中朱徽首先糾劾謂事關　宗社謝陛身係大臣既知不可即當極諫乃諫諍不聞而昌言于衆以暴揚　聖上之過大不敬無人臣禮　上震怒奉　旨有朕心甚痛之語將大有所處分而群臣隨聲附和不下百

餘疏　聖意遂從輕止削籍為民

御史楊學愿疏畧曰臣伏讀　聖諭中飭交結內侍之律固

稽　太祖高皇帝時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有明

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

者誘人作奸挾仇首告大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啖惟恐其

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于法揆之　皇上泣罪解網之仁

豈不傷哉伏乞　皇上先寬東廠條例夫東廠寬而刑部可

以漸省抑臣又有請焉外臣獲罪但　敕撫按檻車送詣

闕下未為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產破散無資者地方欵

餽為害滋甚有 旨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
自有司存錦衣校尉毋得奉差需索
五月逮鳳慶總督高斗光安廬巡撫鄭二陽起馬士英總督
鳳慶軍務士英先為王坤所糾遣戍至是會推鳳慶總督士
英列名其中 上怒甚曰會推大典輒以廢棄黨名其間冢
臣欺蔽殊甚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曰冢臣豈敢欺蔽實以
馬士英曾歷邊疆頗有才略禁錮可惜今止開列俟 皇上
裁奪惟是冢臣不先奏明誠為有罪 上怒始霽曰馬士英
既說他有邊才即着他去遂起陞兵部右侍郎總督鳳廬安

慶等處軍務
六月吏部尚書李日宣罷時當枚卜外僚房可壯張三謨宋
玫預焉先是御史廖惟一并研姻戚也時當考核并研托可
壯爲道地不應并研因布蜚語謂此輩枚卜皆可壯三人主
持　上入其說　召廷臣于中左門　上青袍　皇太子定
王永王侍　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毋寧背
君父不背私交寧褫職業不破情面今日枚卜大典會推
舉自當矣公矣慎乃稱翊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濫
預會推此豈大臣之道并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掌

道御史張煊幾欲用重典閣臣力救乃下日宣等於獄時吏部左侍郎現缺右侍郎雷躍龍久不到任　上呼禮部左侍郎王錫袞出班曰吏部印著你署掌王遂改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既閣臣以枚卜請　上點用晉江蔣德璟黄景昉興化吳甡俱以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而起陞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蔣黄同邑同時極稱盛事

四月中順天三河縣地方半空中忽墮下一龍牛頭而蛇身有角有鱗宛轉吽號于沙土中以水沃之則稍止撫按不敢奏聞如是者三晝夜乃死

東宮田妃最有寵是夏田妃病篤遍走群望　上咸彤往致禱焉臨終　上遣往他殿行香不及永訣田宮大慟典禮備極隆厚田妃有妹曾入宮　上授以花一朵即令梳髻　上曰此是我家人也妃薨後　上留心其妹甲申春已有　旨採擇淑女以備六宮俟冬間舉行未幾遇變

金壇盛順者宜興幕客也欲題內閣中書而又欲得科目為重壬午北闈大理評事李森先已與有成約外議頗著給事中楊枝起疏糾之森先降調不及預同考及發榜盛仍列名監搖御史徐殿臣力持不可乃抽出

鄉試大典雖曰矣公然賞緣未能盡絕至閑防潰裂顯行無忌則莫若壬午時宜興當國弟肖儒子奕封以及親識子弟無不入彀衆官效尤成風不復問文藝矣說者謂隱陸災荒濫黷大典上負 聖眷下負輿望 賜死之禍實自取之後有坐以縱敵之罪者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敵不坐以不可逃之律而加以莫須有之案恐反授宜興以口實也

十月吏部題臣父生死蒙恩等事奉 旨文某准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先文肅以九年六月棄世十一年二月

南京給事中張焜芳疏末有云故輔文某骨鯁性成勁介絕俗以天下為己任數月揆席正色危言觸忤去輔禍機迸發以致忠憤填膺賫志以殁今歷二年餘矣子孫不敢陳乞撫按不敢代題竟與草木同其朽腐 皇上恩禮舊臣隆賜講幄而使文某幽光弗耀典禮闕如優卹易名豈可一日緩乎六月淄川請告給事中吳廷徵疏言張至發之歸 皇上優禮有加臣知 皇上始終優禮大臣也因念故輔文某與至發同榮 特簡兩月政地一語拈尤省過責影遽為朝露其進也繇 聖明特達殊恩非藉旁門倖竇其去也繇同官意

見相左非係納賄徇私令棄世已二年餘矣撫按不敢代題
于孫不敢陳乞惟　皇上哀而矜之韓城票卹典出自朝廷
何得徇私市恩　御筆抹去止批該部知道十二年四月吏
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胡璇案呈前事署部事左侍郎董羽
宸具題奉　旨文具准復原官致仕九月不肯束上疏請
卹臣父生死蒙恩微臣感戴中悃等事奉　旨該部知道十三
年三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劉大垣案呈前事尚書林欲楫具
題奉　旨卹典必須寔蹟這本如何竟請還着再行核奏亦
韓城所票也後韓城獲　譴宜興再入政府十五年四月祠

祭司署司事員外吳泰來叅呈前事尚書林欲楫具題奉
旨文其准與祭一壇減半造葬何加祭一壇以示優禮至是吏
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張文煐叅呈前事署部事左侍郎王
錫袞具題奉有令 旨
兵部尚書陳新甲處決新甲四川人繇舉人歷仕本兵蓋楊
嗣昌薦以自代為款局地 上亦知邊防不足恃姑藉款以
暫紓目前後以傳宗龍言 召新甲切責謝陞獨進曰嘗果
許款々亦可恃於是遣馬紹愉往建州不表謝而復得嫚書
上大悔恨然自張若麒僨事後舉朝之人無不願款者新甲從

中其說　上親發璽書加紹愉太僕少卿銜而鄭重遣之乘
傳至塞外遣臣張筵宴使麥之麥一語不答云待國主命及國主
至義州責諸商私通中國將殺我使譯事者再四叩頭祈請
始得免馬紹愉留司寮歸料道諸臣思其辱國連疏糾之并
盡列新甲奸罪　上雖怒甚隱忍未即發遣新甲有疏細陳
款事顛末內多援引　聖諭此疏誤為書役發科抄傳兵科
具捷疏抄糾參　上意新甲見責下　嚴旨切責且令回話
絕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其事人以為大功而實臣之大罪
等語不一而足　上愈怒著革了職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

〔七〕

案律斬宜興井研令辭求免以北虜未薄城爲言　上曰陳新甲職任中樞一籌莫展致令流賊披猖戕辱我親藩不更甚薄城乎遂奉　旨陳新甲著即會官斬决

新甲去任以馮元飈爲兵部尚書元飈素習占風望氣揣知寇虜交訌剪滅無術乃佯稱病一日在朝班僞稱疾發顛眩仆地扶曳而出長安班從婦孺皆唉其爲細人伎倆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元飈去以張國維代

十一月淸兵入犯蓋於今四犯矣越畿甸而南掠山東破兖州魯王南走守道陳之伸逃知府鄧藩錫死之破莒州知州

景淑汴大罵不屈死後闖入南直界烽火及於徐邳沭陽時
江浙九省入覲官陞陛任差回各官俱鱗集於淮安度歲
是年正月山東賊李青山攻兗州給事中范淑泰魯府長史
俞起蛟擊敗之擒青山獻　闕下青濮諸賊亦次第勦散
李自成攻開封益急穴城而置炮於中選銳賊披甲以俟炮
發城崩即乘勢衝入乃炮反外向銳賊皆死而城屹然不動
賊駭解圍去至五月復來用宋賊計圍而不攻以坐困之
二月張獻忠合左革諸賊陷亳州全椒後趨壽州分賊攻六
合

三月李羅二賊圍陳州兵備關永傑率士民固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力竭城陷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擒大罵被殺賊遂屠陳州

張獻忠攻舒城四月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領兵千人與鄉紳胡守恒率士民共守廷訓降于賊開門納之賊執守恒大罵不屈以刃刺其腹心死隨令廷訓攻霍山

李自成陷太康睢州進圍歸德歸德無兵民自為守賊鑽次穴城々陷推官王世琇死之

五月復孫傳庭原官總督陝西兵討賊傳庭檄召諸將于西

安檄令固原總兵鄭嘉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會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數之曰爾奉命入山討賊開縣噪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為大將遇賊先潰致秦督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以人龍軍分隸諸將刻期進討襄城之役朝議疑人龍與賊通故傳庭殺之諸賊聞人龍死咸酌酒相慶

張獻忠襲陷廬州時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賊數百偽為諸生應試者潛寓城中甲戌夜三鼓獻忠携甲疾趨至城下舉

火城中賊亦舉火以應之守城者驚潰遂陷督學某兵備恭如衛逃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陷

平左諸賊趋壽州潁川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城東南隅而繞鋭師迎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後夾擊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六月起侯恂兵部侍郎總督官兵勦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

七月各鎮援兵潰於朱仙鎮時山西總兵許定國援開封先

潰於懷慶總督丁啟睿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各統兵會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久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歸營即率軍走襄陽諸軍相繼而走二督營亂啟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逐之追奔四十里喪馬騾七千軍仗粮艸無算官兵數萬俱降于賊啟睿敕書印劍俱失事聞啟睿逮繫下獄文岳革職候勘張獻忠陷廬江焚戮一空還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來援再戰敗績賊遂謀渡江入南

京

八月河決開封時開封被圍久周王先後捐庫金〻盡再捐歲祿歲祿亦盡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欲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堤灌賊〻可魚也及決河賊已先營高處其移營不及者亦死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〻漲長二丈士民溺死者數十萬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上周王率宮眷及諸王從後山逸出露棲城上雨中者七日總督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水師亦至推官黃澍從王乘舟夜渡達堤口

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棄舟入城盡鹵以去邳亳以下皆被其災　上聞之痛憤下詔優慰周藩授黄澍為御史

孫傳庭兵至南陽李羅二賊西行逆之傳庭設三覆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勷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奔以誘賊賊逐之入伏中成虎還兵力戰高傑董學禮突出翼之左勷嘉棟左右横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賊潰東走追擊又敗之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無復隊伍賊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皆走喪材官將領百七十人事聞　詔傳庭立功自贖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侵統兵逐獻賊〻走潛山賊將一堵牆為賊營于山上二將捲甲疾趨夜半緣山後喋而登賊驚起失措官軍奮擊賊大奔追逐六十里斬首千餘獻賊潰圍走安慶執一堵牆焚殺之十月良佐再擊獻賊于安慶敗之獻賊走蘄水

閏十一月革羅二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安兵屯城西與賊相拒一晝夜川兵潰次日賊四面環攻雲梯如墻而立一鼓百道並登城遂陷執文岳兵備王世琮于城上皆厲聲罵賊〻怒縛二人以炮擊之糜爛

一死世琮初為河南府推官禦賊矢貫耳不動歸王鉄耳賊屠士民數萬留八日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樻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

十二月李羅二賊以數萬騎至樊城左良玉營于樊城高阜來高飛礮擊殺賊千餘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賊分兵陷荊門夷陵逼荊州良玉全師出漢口下武昌次於金沙洲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奔惠王走湘潭

李賊遣老回回據夷陵革里眼趨德安荊州士民開門迎賊李賊遂入荊州

十六年癸未大學士周延儒請督師勦虜兵又以軍機事密章
奏無以為信請文淵閣印以行說者謂閣印不宜移動動必
有咎後果罹韓城之禍
大學士吳甡奉　命督師勦賊　欽給銀五萬兩軍前支賞
加萬元吉兵部職方司郎中贊輔軍前贊畫
四月北兵盡行出口京師解嚴大學士周延儒仍入閣辦事
大學士吳甡罷興化向巡歷山陝以能折衝名今春督師勦
賊興宜興同時受　命興化留寓京師料理各項後上疏邀
請諸事件迨宜興事竣已後　命矣猶未成行奉　聖諭輔

臣姓受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
未出都門籌畫莫展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
必督師興化其疏引罪乞休有　旨准回籍
廷杖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埰何下之獄開元由給事
中調外既轉司副滿望即陞京卿而稽遲不遷頗生觖望時
楚勢方盛正謀薦宜興　上以邊警廣求直言開元疏請對
上召入德政殿開元訟言群臣徇私結黨　皇上孤立無助且
奏且目宜興宜興惶悚無地　上諭速補疏進覽宜興一面
令人邀結開元阻其補疏一面進揭言臣孤孑寡援崇　皇

上寵眷每事不敢避怨見忌群小非一日矣即今開元所陳皆無指實因言楚中若某某若某某皆朋謀樹黨其刺及於臣者總為擁戴丘瑜代為掃除耳　上覽揭心動急促開元補牘開元已吞宜興之餌逡巡不即具疏　嚴旨頻下始具疏言延儒以釋累因謫宿遁起廢籍自謂有裨于　聖德孰敢起而攻之類　皇上偏召群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　皇上若不加体察一時將吏徂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　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　上怒甚下錦衣獄遂是時容雲巡撫王繼謨奏　旨議處寧武兵

脩錢天錫欲得其缺求援于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二人期以事成萬金為壽楊廖為慫恿于宜興宜興許之然未言及壽事楊廖出再為請益復益萬金嗣天錫會推　俞旨已下時又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紳　上特為須諭一道戒飭言官內有為人出關等語此蓋　皇上破羣臣之積習而告誡之非為天錫發也給事中姜埰探之未真疏言　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誡言官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　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臣慫恿言官而忌中

之謂不重言官之罪不能激 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
辛效寒蟬杜閉 聖聰誰為 皇上言之哉疏入宜興激
上怒下 詔獄根究主使招上俱與廷杖宜興必欲致開元于
死緹帥駱養性曲為護持得免開元下獄後始知前之 詔
諭非為密撫而密撫之吏皆宜興寔無所私乃自悔其多事
有南京御史孫鳳毖從獄中視之開元吐其情願一白而無
緣孫山東産質直人也願為代白先具疏引其端有 旨着
明白具奏孫正擬暢言其事楊廖危甚急乘閒酖之其子其
揭中完楊廖百計潛消之然其事傳布長安宜興之心跡已

明於是王繼謨何炤舊巡撫錢天錫革職遠閔與楊枝起廖
國遴俱革職同下獄
上傳諭黃道周着以原官起用宜興承上深眷其應對寔敏
捷凡聖怒人莫能挽回惟宜興談言微中道周之獄人皆
以為不可救宜興業已周旋得釋矣上偶言岳忠武事嘆
曰今安得如岳飛者而用之宜興進曰飛自是名將然如破
女直事史氏亦多虛張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
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次日即有此諭
左都御史劉宗周刑部尚書徐石麒左僉都御史金光宸同

罷時　上召廷臣于中左門問傑敘勳冠及用督撫事宗周奏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　上曰亦須論才時西人湯若望等精于火器御史楊若喬奏火器爲中國長技當從西人演習宗周奏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倚爲長城誤實在此　上色不懌宗周又請釋熊開元姜埰云廠衛不可輕信是　朝廷有私刑也　上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爲朝廷何公何私光宸奏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宗周免冠謝既退各具疏引罪有　旨宗周爲民光宸調用時開元等已下刑部擬罪尚書徐石麒擬姜埰遣戍開

元積徒宜興大竹逆案嚴旨以進石麒再疏乞休有 旨著
冠帶閑住
下順天府丞戴澳于錦衣獄澳浙江奉化人奉化小邑也澳
起家進士官吏部威行郡邑其子尤恃勢縱恣奉化錢糧共
二萬餘戴氏居其半歷任知縣皆以錢糧拖欠罷官至是吏
部特授進士胡昱泰為奉化令胡下車即延耆老諭之曰吾
知奉化錢粮所以不起者專繇戴氏吾今先徵戴氏而後徵
民戶乃徵提戴氏家人追比而恃頑如故即提戴子親身赴
比戴子忿急走京師愬之澳澳立刺出疏參胡澳曰胡令

初到無款單且以部民恭父母官亦覺不便而叔於其子姑
出一疏言天下治亂係於守令守令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
有　旨奏內所陳必有實據着指名回奏澳窘極乃以嘉興
推官文德翼入告事下撫按既而撫按皆為文訟冤給事中
沈迅遂疏參澳謂澳之疏專為胡昰泰而所以欲參昰泰者
專為錢粮於父昰泰奉法追比耳於是有　旨戴澳革職為
民下錦衣衛究問
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聖駕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兩廡
遍閱諸先儒神位因　召禮部左侍郎王錫袞右侍郎蔣德

環祭酒南居仁三臣諭曰宋儒周程張朱卽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於六子格言卽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弘聖教三臣承　旨卽于九月題請開館編纂六子諸書而尊崇位號時廷議不一不果行

大學士周延儒罷延儒林居時長興周仲璉特往通譜叙叔姪禮事之惟謹延儒之再召也秀水吳昌時為之効奔走延儒入都仲璉官兵部員外昌時官禮部郎中共入其幕下每朝夕輒便衣直達臥室與侍者交通探聽閣中消息隨在外

指採市權昌時醉心吏部誠得一日稱吏部郎即死無恨宜
興亦借此塞其望而遠之遂以郎中調文選司破格極矣往
時科道年例在二八兩月科一人道二人閣武吏部一人此
舊例也昌時爲破例推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薑等
六人科道群起大譁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河南掌道御史
祁彪佳率兩衙門集于公所與昌時面議及是日科道齊集
援例相責昌時怙過絕無引咎意御史果不勝其憤提所坐
杌擲之昌時倉皇而出且曰若輩爲待我如此我當盡例出
諸御史諸御史聞之咸怒髮上指與昌時有不兩立之勢矣

又宜興自恃　堅眷視同官蔑如也并研筆皆有愠心緹帥務養性有陰事宜興刺得之以挾制驅使為己用往來傳遞者昌時也養性有學隙宜興不受昌時竟隱匿焉養性以此欽恨刺骨内奄王之心頗不樂宜興曾向宜興云我們才力有限還要求老先生包容聞者危之而宜興不以介意入祀宜興替師逐之總督范志完宜興卒未所取也其人大言不慚無纖毫寔用宜興一切以軍情委之宜興之出督師也　上注意生甚殷刺々遣人偵伺而宜興駐通州每日暮容横集午後始開門状文書應故事所謂躬歷戎行鼓舞將士

者未之能也　出口各路援師尾之而行不敢邀擊孕賊宜興以求叙功宜興諾之襄城伯李國禎與王奄俱有私人欲入叙功疏中宜興不從乃比而揭其短入告謂　已騰邀而擊之可隻輪不返宜興私通　禁諸將不得一矢相加遺坐是安然出口　上信以為然適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疏參本兵張國維而德州兵備雷演祚亦疏參范志完皆與宜興有連奏　旨周延儒着府部九卿科道議處閣臣合辭申救得　旨內外多艱用人罔效悞國害民皆朕不德所致周延儒着致仕去

特旨修撰魏藻德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藻德辭陳演
請改少詹事銜辦事仍炤舊品用輪　上從之此與劉之綸
同一破格然之綸以戎事超授雖未成功猶殁于陣與藻德
天淵矣
八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陳演魏藻德為考試官取中
陳名夏等三百五十八時以邊警大計改五月會試改八月
閣臣循存應以蔣德璟為副時　上究心天象凡日月見食
及星宿經紀取中國曆驗之不甚應以西曆驗之輒應遂加
西人湯若望尚寶司卿專理曆法先是　召對德璟奏及之

曰湯若望有何好處　皇上如此優禮　上曰古帝王招来遠人湯若望遠夷慕化朕故優待之有如卿言建　屢次內祀震驚　宗廟卿何不擯之使去及是遂抑德璟而用藻德而棘闈之役亦止于此藻德雖孝廉未三年驟典文場說者謂文脈亦從甚矣

兵部尚書張國維罷遠總督范志完順天巡撫潘永圖下獄時給事中吳甘来疏論國維昔任撫江南惟以巧言令色為務有浪于中丞之稱及任本兵才籌莫展惟去輔意旨是徇打恭作揖便成職業云云　上熟知國維罪狀擬加重譴國

維楫厚貲乞援于內侍乃得　旨開住德州兵備雷演祚疏
論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
師等事有　旨志完革職逮問永圖以失機亦奉　旨革職
逮問
范志完伏誅　上特召雷演祚入朝與志完面質于中左門
疏內所奏事款歷歷有據　上又問演祚曰爾所言稱功頌
德遍于班聯者誰也演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
蠲租皆自居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
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　上即命逮廷獻　上問志

完全鞍馬匹招稱送右諭德方拱乾　上從召拱乾拱乾力
辯云臣以詞林冷局無票擬招駁之責且甫入都安有此事
上即叱拱乾去志完俱被逮知　上方注意封疆決無生理滿
載輜重望門投送而不得要領卒置于法永圖亦坐封疆失
事律決不待時
逮大學士周延儒於家吏部尚書鄭三俊罷先是御史祁彪
佳賀登選各疏參吳昌時紊制弄權給事中郝絅疏劾吳昌
時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
之延儒天下之罪人吳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蔣

拱宸疏論昌時入延儒之幕與董廷獻表裏為奸無所不至贓証纍纍萬目共見即如南場一榜非其親戚即以賄賂皆昌時為之過付伊弟前儒伊于奕封公然中式毫無顧忌以至白丁銅臭汪康陳谷櫻等皆夤緣登榜其貪橫如此尚知有 朝廷法紀哉末又指其通內一事時緹帥駱養性細刺昌時與延儒通賄諸款其事件上聞諸奄亦盡發延儒蒙蔽狀復遣緹騎逮延儒對勘而三俊以舉用昌時列罪回籍延儒就逮將所居樓閣三極盡行焚燬蓋生平寶藏咸聚于此紫貂帳以十計清河參有一隻重十兩者金珠非最上乘不能

登此樓焚時火光皆作五色焰云
蔣拱宸疏參宜興及吳昌時內有通內一事為　上所最怒
七月廿五日　召府部九卿科道　廷鞫　上角素率太子
與定王同訊呼昌時前詰其通內　上聲色俱厲昌時辯
祖宗之制交結內侍者斬法極森嚴臣雖不才安敢犯此　上
呼蔣拱宸面質拱宸戰慄匍伏不能措一語　上愈怒叱拱
宸退然　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對質也昌時始終不
爲屈曰　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違　聖意自應承
受若欲屈招則實不能　上即命內侍用刑閣臣蔣德璟魏

藻德出班奏曰　殿陛之間無用刑之例伏乞將吕時付法司究問　上曰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掠法從公勘問者二閣臣奏　殿陛用刑寔三百年来未有之事　上曰吳昌時這厮亦三百年来未有之人二閣臣口塞叩首而退内侍遂進用夾兩脛皆絶昏迷不省人事乃　命下錦衣衛獄吕時已不能行衛從負之以出進見衛帥駱養性曰請受刑養性曰汝甫受刑尚不省人事且俟後審越數日衛審一如　廷鞫語不稍屈乃刑其兩家人亦終無所指後有　旨送法司咸謂有生机矣不數日而斬決之　旨下

先是韓城之逮也昌時本無所置力而掠居之以為功王陛
彥臨刑志恨曰吳昌時殺我旁人皆為咋舌而昌時更揚揚
自得也及是奉　旨吳昌時著即會官斬決與王陛彥之
旨同人以為有天道焉而其冤不盡然也
逮張國維下獄時追論其中樞誤國之罪故也部擬徒贖有
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蔽辜還著再擬具奏
九月　廷對策士　賜楊廷鑑陳名夏宋之繩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上點禮部尚書李建泰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俱以原官兼東閣

大學士入閣辦事岳貢守松江十五年以錢粮拖欠停俸督
徵故久稽不遷今春入覲有以岳貢操守廉潔薦者 上特
授左副都御史遷吏部其以其事奏 旨詰責尚書李遇知
曰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即行題參一語深當 聖意遂
同建泰入閣從来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亦変例之
給事中時敏例推金華太守敏求授岳貢岳貢忿進一條陳
疏敏遂具一棄疏忿奏 嚴旨下部議處衆相訐不解所謂
及例推本上岳貢票 旨時敏方在議處何得遽行陞推員
缺另推議本上奉 旨時敏着降三級炤舊管事何儼然乂

郎矣

周廷儒賜死宜興遠至旅邸候　命所為撓田者不遺餘力欣欣有向榮之念及是夜半而勒令自盡之　旨下宜興從襆被扶起聽　旨　旨內先歷數其罪至始念句內奄止不即讀宜興意有非望稽首稱　聖恩者再四奄俟其稽首畢始宣着勒令自盡宜興悸怳喪魂左右不能自持純登而走妄思竄逸緹帥令二緹騎執持之延至四鼓緹帥乃勉拯從事又宜興素服參附氣斷矣四肢猶煖潤如生緹帥懼有他虞急以釘釘入腦門始敢復　命較之韓城為尤慘云先是

上與閣臣語及冝興曰朕恨其太使乖晉江以告冝興曰事如
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周仲建費四萬金乃免於難
上特起沈自彰為文選郎中改四川布政張法孔為職方郎中
加太僕卿銜皆以其有廉名也
上禁諸臣服飾袖長不得過一尺宮中盡撤金銀等器俱用陶
器并　諭誡諸臣不得擅用金銀器說者謂黃鍾大呂清廟明
堂之器也文質彬彬斯為美矣僭則罔君于病之今以玉食
萬方之主而降為汙尊抔飲之事是務道也何以能久
北兵退後京城瘟疫甚行朝病夕逝有全家數十口一夕併

命人咸惴惴謀其不免 上特令張真人建醮祈安而終無驗日中鬼出為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盂于門市者令投銀錢于水以驗真偽民間終夜擊銅鐵器以驅厲祟聲達 九重 上不能禁景色蕭條發知有黍離之嘆矣

宮中有某庫累朝不閉 上至是忽欲開閣璫以從來未開為言而 上意甚堅璫不敢逆開進空無所有止後架貯小紅箱一隻捧至預書崇禎某年某月某日開 上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及啟視止藏画三軸其一則無數軍民相背而立

上曰此殆言軍民背叛耶其二則無數官吏士民俱若倉皇逃
竄之狀　上曰嘻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被髮赤体
其貌則儼然　御容也群璫相顧動容　上憮然不樂而出
是年正月李賊圍承天知府某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鍾祥
知縣蕭漢皆死之巡按李振聲迎降與賊通譜欽天監博士
楊永裕亦來降請發　顯陵怒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
止賊至黄陂知縣某挈印走賊設偽官士民殺偽官賊怒反
兵屠之遂陷德安黄州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方國安諸將
退屯漢口左良玉亦東下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為賊侍郎喻上猷所開薦賊檄下萬策自縊開先觸墻死

獻賊襲陷蘄州屠之兵備許文岐殉難後陷蘄水亦屠之

二月湖廣土賊陷澧州又陷武岡州岷王遇害隨合于闖〻賊令老回〻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而自攻郟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殺賊甚衆力竭乃陷李貞罵不已賊怒褫其衣冠倒懸于地貞大呼曰 高皇帝有靈我必戮之願為厲鬼以殺賊〻愈怒斷其舌剮之母高氏及妻俱死賊還屯荊州

三月李賊攻常德巡撫陳睿謨逃城遂陷嗣是辰岳相繼俱

陷

献賊自蘄水一夕馳至黄州乘大霧攻城〻遂陷原任副使樊維城罵賊〻刺之洞胸死麻城周文江降賊〻署為偽知府

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群賊俱奉闖賊約束惟革里眼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即賀一龍也

四月闖賊突入羅汝才營即其帳中斬之并殺其謀主袁珪

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時中初合于闖〻許配以女至是

時中通欵于河南巡撫秦京又擒闖賊零騎請功故攻而殺之

五月献賊逼武昌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三司長詣楚王請貸數十萬王不應募兵皆謂宜募土著遣承德濆兵東下楚王盡招之歸楚府兵及献賊陷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嬰城而守都指揮崔文榮曰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南渡直逼城下攻武勝門文榮率軍禦之多殺傷而楚府新募兵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

攢刺之死舊輔賀逢聖合家投繳于河死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鬪左臂斷右臂持刀撲賊〻臠之游擊朱士鼎為賊所執戟手大罵賊去其左右手自沉于江死賊執楚王盡取宮中藏金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憾王之愚也賊沉王于江屠僇士民數十萬沿江積尸十里其幸存遺民或刖手足或鑿目鼻無一全形者

闖賊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別賊至禹州守將楊芬張朗降

七月總督孫傳庭發兵潼關以總兵牛成虎盧光祖為先鋒

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雒陽之下池寨擊左良玉赴汝寧夾擊令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總兵王定官撫民率榆寧二鎮兵為後勁

總兵方國安合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等躡蘄州進發夜擊賊于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既勝左鎮諸軍並進獻賊令賊將守武昌為浮橋于金口悉眾西渡向岳州

八月孫傳庭師次閿鄉閿賊亦盡發荊襄諸賊會于河南牛成虎前驅遇賊于雒陽擊敗之再擊于河岸又敗之追奔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

丙寅方國安等復黃州蘄㒰官癸酉諸將進次陽邏堡距武三舍監紀推官吳敏師聯絡蘄黃義勇萬人與師會總兵曾安國以舟師先進轉戰金沙洲奪賊百艘丙子諸將齊至武昌獻賊出戰大敗遂西走陷咸寧蒲圻距岳州百里湖南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盡移居民遠徙而伏兵于內開門迎賊賊入伏發盡殲之留四賊各割一耳貫箭縱回獻賊怒益兵來攻乾德虛立營壘下伏火炮而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火炮發殺賊數十賊愈怒悉眾圍岳州百道並攻遂陷乾德希貴走長沙戊寅賊至湘陰城已一空獻賊登舟南渡忽大風

起覆舟溺死賊數千復還岳州盡擄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抵長沙長沙士民空城走乾德奉吉王忠王走衡州守將尹先民迎降推官蔡道憲不屈殺之健卒林俊等解衣裹與道憲于南郊俱自縊

九月孫傳庭次汝州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在寶豐傳庭進圍寶豐賊堅持不下闖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恩高傑盧光祖逆戰于城東敗之次日擾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俟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偽官陳可新等千

餘人遂以大兵擄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官兵入城盡殺之甲辰傅庭復郟縣〻甚窮官軍乏食闖賊將精騎萬餘逆戰官軍擊斷闖賊坐纛三戰三勝闖賊奔襄城官軍進逼之時河南所在飢荒官軍深入饋粮不繼士卒兵譟于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傅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師老矣宜分據要害步〻為營以圖萬全傅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也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南走賊設伏以待官軍接戰陷賊伏中大敗高傑東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麾衆急退官軍大奔賊驅大隊

來追至于孟津是役也士卒死者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甲仗傅庭與傑走河北戊午闖賊向潼關白廣恩挙走之傅庭亦回軍潼關衆尚有四萬人

獻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獻賊復追之湖南巡按劉熙祚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拒守奸人内應熙祚不屈遇害戊戌官軍復兵州盡誅偽官獻賊東犯江西萍鄉

十月辛酉朔副総兵沈萬登復汝寧是日賊將軍馬尚志莊任萬登擁衆突入誅尚志并殺諸偽官時襄雒豪傑並起萬

登與毛顯文劉洪起皆起布衣聚衆數萬各保塞以逆賊闖賊僞授萬登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爲副總兵

闖賊遣第一隻虎陷閿鄉遂攻潼關闖賊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官軍大驚遂潰賊盡入關孫傳庭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十餘萬陷渭南傳庭陣亡知縣楊暄死之隨陷商州商雒道黄世清死之直抵西安巡撫馮師孔督兵出戰被執不屈死西安陷按察司黄絅自盡長安知縣吴從義指揮崔爾達秦府長史章世炯俱投井死鄉紳右都御史焦源溥御史

王道純禮部主事南居益都司使立從周俱罵賊死宣府巡撫焦源清山西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偽職死磁州兵備祝万齡自經學宮山東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死而左布政陸之祺總兵白廣恩俱降闖賊據秦王府授秦王偽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一死闖賊遣歸母家秦藩富甲天下盡為賊有賊分兵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中部知縣華堞與一妻一妾俱自縊

賊改西安為長安府榜掠臣室助餉

獻賊陷袁州令賊將立仰家居守左良玉遣兵攻袁州參將

高山奮身先登斬賊數百級擒斬立仰家遂復袁州
獻賊自長沙突至吉安官軍驚潰兵備岳虞巒逃城復陷賊
復入袁州
十一月闖賊命賊將田試守西安而自往延安大會群賊分
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殺之闖賊怒親攻鳳翔陷之屠
其城遂逼榆林兵備都任及原任總兵尤世威王世顯侯世
祿惠顯侯拱極等歃各堡精鋭入鎮城歃血誓神推世威為
主協力拒守賊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强弩疊射
賊死尸山積賊攻益力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

數十丈賊乘勢擁入城遂陷都任合家自經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帥所部巷戰殺賊數千至死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無一受辱者賊攻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賊攻慶陽堅守四日力屈城陷守巡二道段復興董琬鄉紳太常少卿麻禧俱死之賊屠慶陽執韓王

獻賊知官兵向岳州沿江設伏而令賊千人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邀擊之賊佯走以誘官軍官軍浮流爭上盡奪輜重賊伏發四面夾攻官軍大潰賊復入岳州左良玉令馬士秀趨長沙馬進忠等趨袁州士秀等復臨

湘進逼岳州賊將混天龍統萬人乘輕舟迎戰士秀三分其軍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趨入城士秀麾諸軍登岸急攻之賊突門出走長沙遂復岳州馬進忠等進薄袁州賊西走遂復袁州盡誅諸偽官總督呂大器亦統兵復吉安殺太監劉元斌元斌監軍討賊〻在陝雒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樵汲者冒功及論辟未得。 旨即奏辦 上怒誅之

十二月闖賊徇西北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皆死之殺軍民四

萬七千餘人餘處供扶降惟西寧衛固守不下

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癸丑夜星入月中占曰星入月中國破君亡時闖賊僭偽位于西安偽號大順偽元永昌宗獻策偽軍師牛金星偽丞相設為六政府偽吏政宋企郊偽户政楊建烈偽禮政鞏焴偽兵政喻上猷偽刑政陸之祺偽工政李振聲皆明臣降賊者

上因冦氛孔棘臨朝向閣臣興嘆曰賊勢如此閣外無人承認府牟弾竭將如之何李建泰奏 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

家曲沃頒以家財佐軍疏請提兵　上大喜慰勞再四曰鄉
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郊外不敢輕也建泰退即具
揭題用衛貞固淩駉又題郭中傑加副總兵衛管中軍事又
請馬兵五百及旗牌等項遂於二十六日啟行　上預傳至
期行遣將禮朕御正陽樓宴餞督輔并　召內閣五府部院
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侍衛應用法駕宴卓
該衙門預備　上又命查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鉞告廟禮者
議酌行是日乙卯　上御正陽門樓親餞之曰先生此行如
朕親征建泰受餞叩首謝恩既去　上目送久之　駕從

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

二月闖賊統衆四十萬從禹門渡黄河陷絳州曲沃臨晋河津破蒲州舊輔韓爌　破平陽府知府張璘然迎降巡道李士焜逃總兵高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時初六日也巡撫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炮死牛勇陣亡一軍皆沒城中奪氣懋德知事不可支寫遺表令賈士瑋走京師奏闖中軍盛應時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殺天賊夜乘風登城懋德應時赴鬭死布政趙其副使毛杲及府縣鄉紳等官共四十六員皆死之晋王遇

害

上傳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俱以原官兼銜入閣辦事

上御書親勑督輔朕仰承天命繼祖弘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兵荒連歲民罹干戈流毒直省令卿代朕親征數属忠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偈逃之吏當以尚方劍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真勦真撫蚤蕩妖氛旋師奏凱勒名鐘鼎須代朕至意徧行示諭

建泰甫出都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過東光兵不戰
士民閉門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至廣　紳衿城守不
納亦留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等及知縣張弘基
闖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固守連戰十
餘日殺賊萬餘賊悉衆來攻遇吉退守寧武闖賊復薄寧武
遇吉連發火炮殺賊近萬人會火藥盡有請款者遇吉曰三日
內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若不支縛
我以獻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為賊謀請
分為十隊更番迭戰且去帽為識有帽者輒殺之賊乃引兵

後進去帽以自別官軍不能支城陷遇吉縱火焚其家而自揮短刀力鬬身中流矢牙兵俱盡遂見執罵賊甚厲賊怒縛於市磔之屠寧武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請棄關外寧遠前屯二衛地徙吳三桂入關屯兵近郊以衛京師廷臣以失地非策莫敢主其議

上諭吳昌時着即會官斬決其財產并罪輔周延儒籍沒充餉 上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家產令量追十二萬着周肖儒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

上令太監閻國輔等賫餉往薊寧等處給軍時始聞山西全陷

上分道太監：制各鎮盧維寧往通津臨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勳往宣府王夢弼往大名廣平閻思印往順德彰德牛文炳往衛輝懷慶楊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張澤民往薊鎮中西二協

上特陞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爲兵部尚書又令兼翰林學士

闖賊至大同軍民皆降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兵備朱家仕糧儲徐有聲皆死之庠生李若葵合家九人俱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代王遇害賊殺代府宗室殆盡

上召忻城伯趙之龍撫寧侯朱國弼中左門面對乃 命國弼

總漕淮安之龍掌南京中軍都督府印管守備事
闖賊陷真定先是知府丘茂華聞賊警預令家眷出城巡撫
徐標下茂華于獄標中軍某伺標登城指畫守禦時乘不意
挾而投之城外殺之從獄中擁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
預備迎賊數日後賊始以百騎來受降時二十二日也
二十三日　上召諸臣面對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
擇大臣奉　太子南行臣等輔　皇上固守　聖意頗以為
然大學士陳演微洩之是日召對庶子項煜面具小疏極言
當南遷者八　上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決矣大學士紀

景文同邦華擬中前請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 太子往
江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二臣乃不
敢言已而 上命魏德藻陞兵部尚書督師津德方岳貢陞
户部尚書督漕臨濟意擬從范李二臣之請矣既而復撤前
命或云時傳聞賊已南下故止之
三月大學士陳演蔣德璟罷演以多貲不敢出京遂及于禍
上召張國維于獄同庶吉士史可程舉人朱長治中左門面對
昌平兵噪焚掠城中巡撫何謙以聞有 旨何謙帶罪供職
初四日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俱給敕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高傑馬科姜瓖孔希貴葛汝芝許定國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楊御蕃馬岱黃蜚高第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各加陞二級

詔總兵吳三桂劉澤清唐通帥師入援三桂澤清不奉　詔惟通以二十八至陛見　上慰勞再三　命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太康伯張國紀進助餉銀萬兩晉封為侯

上召文武大臣及科道於中極殿問禦賊之策有言守門之人請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套語駙馬鞏永固面奏賊勢猖獗官兵畏賊如虎祈簡才望大臣重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臣辦召京畿義勇可得十萬衆扈從起行 上意不決諸臣皆言其誕妄既退議百官分守九門稽察出入又 召見庶吉士於中左門 特命陳名夏陞修撰兼戶兵二科給事中

闖賊陷宣府叛將白廣恩先移書約總兵姜瓖降太監杜勳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執巡撫朱一馮殺之巡按霍達逃

命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催解淅直京邊正項并改折贓贖及
周延儒朱大典吳昌時等贓銀督解時賊信已急諸臣咸思
南竄故二人營謀此差如愈曾疏論劉澤清過東昌澤清遣
人殺之
闖賊陷陽和兵備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時賊警皆至進士
程源語閣臣魏藻德曰李建泰何名尚往保定其標下總兵
馬懋有現兵萬人宜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鎮撫萬
一不聽
晉封嘉定伯周奎為侯　上遣太監徐高宣　詔求助謂休

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十萬至五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四見其堅辭拂衣起曰老皇親如此節省大事去矣廣蓄多貲何為奎自具疏勉助一萬太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三萬五萬者王之心富第一　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萬後之心為賊拷掠現銀十五萬兩金銀什物稱是周奎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什器緞匹無算

上命張國維仍復原官總督浙直兵餉初國維紀遣輦金十萬入都遍賂諸大璫及諸當事于是內外合謀揣知庫藏空虛

朝廷首急軍餉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刼者皆得輸金贖罪
謂國維一至江南擬百萬可立致　上感其說先　諭刑部
張國維附和罪輔騰殺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着
免罪候用至是有總督浙直之　命時賊警已逼遂連夜疾
趨中途已聞變矣過蕪州時江南尚無所聞應撫已移鎮江
紳衿共留國維即於蕪州抵任以資彈壓國維自揣　皇上
已殉難大位未定事不可知決意南歸候弘光即位諸事就
緒始抵蕪州蒞任臨清總兵劉澤清虛報大捷賞銀五十兩
又詭言墮馬被傷再賞藥資四十兩命速赴保定勦賊澤清

不從即於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刦一空

闖賊陷保定賊至城下李建泰迎降中軍郭中傑縋城降兵潰遂陷同知邵宗元佩府印被執不屈死之鄉紳御史金毓峒分守西門賊執之謁偽將毓峒奮拳毆賊投井死妻王氏自縊姪振孫係武舉登城射賊應弦立斃賊攢殺之毓峒總陳氏年十八尚未嫁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於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而下知府方文耀見城破即自殺

十三日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炮給守城軍每名黃錢百文連

日〻色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

上命襄城伯李國禎團練京營兵又　命太監曹化淳督理城守

十五日癸卯日〻色益晦正陽門外伏魔廟杆忽自中劈又南京　孝陵夜哭

闖賊叩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

總督王永吉兵敗陷賊〻縱之歸本兵張縉彥旃請　召對

閣臣趨之叩縉彥以永吉來意縉彥初不言固問之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請　上擇之一如漢楚故事劃地為界一解甲

歸誠以大將軍輔政閣臣大賊遂票 旨王永吉喪師辱國
不准召對
闖賊至昌平軍民爭降總兵李守鑅力格殺數賊〻攢剌之
乃拔刀自刎鄉紳張羅彥自殺巡撫何謙南奔
十六日 上御殿召考選各官問以裕餉安民滋陽知縣黄
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刮在節慎安民繫於 聖心 聖心
安則民心安矣 上首肯即面授給事中餘遮奏未半忽秘
封呈進 上覽之色變即起入内久之 諭各官退始知為
昌平失守也闖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享殿悉行焚燬隨分兵

掠通州粮儲

十七日　上召文武各官　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計　上書御案有文臣箇〻可殺語容示近侍隨即抹去是日襄城伯李國禎領京營兵出城立營城下數萬人一時潰散夜漏半曹化淳開廣寧門迎賊入守城勳衛皆逃御史王章罵賊呼之降不應遂殺于城上給事中光時亨即長跪迎降賊軍師宋獻策占十八無雨則京城不可破有雨則一攻即下至是日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時賊已屯西城下火炮飛入城中西城竟日無人敢行近暮定

武橋南火起始知外城已陷奄走告　上　上曰京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奄曰　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　皇爺走耳先是十五夜　上徑召鞏永固問以前策永固對曰賊前尚遠人皆畏賊　六龍南幸從者必多今賊已逼近人心瓦解誰從從行者臣不敢悞　陛下也　上領之及是夜叛奄杜勳至城下呼王相堯縋城入講或欲留之勳曰我家萬歲爺威勢滅猛不久命者立屠京師矣遂縱去一鼓　上召新樂侯劉文炳及鞏永固令速帶家丁護駕二臣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　上亟退

召太監王承恩入密語移時急令出部署内丁為南巡計又別傳硃 諭至内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内外諸軍夾輔東宮留守京師已而呼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慷慨訣絕妃先起 上拔劍砍之斃后急返坤寧宮自縊 上視之曰好〻坤儀宮主在旁哭不已 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及之公主以手仰格臂斷悶絕于地 上又令太子定王出避民間盡去本等冠服戒諭令後慎毋露帝皇家形跡時承恩復 命 上即微服離内奄出東華門至朝陽門托言王太監奉 旨出城守者辭以天明請驗扈從者奪門守者以

炮擊之不得出朝陽係朱純臣所守急詣純臣第閽人辭以赴宴未歸　上歎息而起從走定安門：閽堅不可舉天將曉矣乃返宮載門撒遣內丁隨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家手携王承恩入內苑是夜閣臣方岳貢直宿精微科四鼓中涓口傳　聖諭傳諭內閣諸先生速赴行在亟叩之云　聖駕已同鞏駙馬王太監出宮矣太子走叩嘉定伯府周奎高卧不起門役不納乃走匿內奄某外邸

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宣武門守門太監王相堯領內丁千人開門迎賊僞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

張縉彦守正陽門朱純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門下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同母何氏妻王氏自殺于寓尚衣太監何新見公主仆地未起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嘉定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内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蚤自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之從死者二百餘人賊入城取道演象所群象皆淚下如雨

殉難者大學士范景文投井死户部尚書倪元璐從容自縊左都御史李邦華自縊于先信國祠中左副都御史施邦曜

大理寺卿淩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胤給事中吳甘來周而淳御史陳良謨妾時氏陳純德趙譔吏部郎中劉廷諫主事許直順天推官劉有澗兵馬姚成錦衣指揮李若珪王國興中書宋天顯俱自縊庶子周鳳翔于廿一日自縊中允馬世奇與妾朱氏李氏同縊修撰劉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舉人其婢僕十八人俱自縊檢討汪偉同妻耿氏左右縊于堂中武庫司郎中成德同妻投井死車駕郎中金鉉同母章氏妾王氏弟生員金鋐俱投井死光祿署丞于騰蛟服冠服呼妻亦服禮服同縊生員書文耀妻張氏生

四子一女城破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同文耀庶母姜氏二媳李氏鄧氏及乳母孟氏八人同縊居民田某合家自焚李小槐同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俱自縊內官白某亦自縊

新樂侯劉文炳集男婦共十六人登樓自焚其弟劉文燿同祖母瀛國太夫人投井死時年九十餘

彰武侯楊崇善自縊惠安伯張慶臻合門自焚宣城伯衛時春率妻孥同投大井中無一存者 都督周鏡自盡

駙馬鞏永固公主柩尚在堂同子女四人坐堂中縱火自焚

逆闖入宮問 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尚璽卿黎志陞進

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　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戌得　先帝遺骸于後苑山亭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　先帝以髮覆面白袷藍袍白紬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紅方舄袖中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見　祖宗于天上不敢終于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二十三日辛亥殮　先帝　先后于東華門梓宮二　先帝用丹漆　先后用黝漆加　先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　先后袍帶亦如之同移佛菴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

哭者六十人餘皆畔既過之叛奪其獻太子逆闖詔居西宮

封為宋王太子不之屈

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賞賊將羅其費氏紿曰

我帝家人也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卜

日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費氏即自刎

從賊者大學士李建泰兵部尚書張縉彥戶部侍郎党崇雅

禮部侍郎楊汝成工部侍郎葉初春少詹事楊觀光項煜諭

德何瑞徵楊士聰修撰楊廷鑑陳名夏編修梁兆陽高爾儼

李士淳薛所蘊趙玉森庶吉士呂崇烈成克鞏張之奇楊明

朗張瑞黃燦張元琳劉餘謨魯桌魏天賞劉廷琮何九雲劉
肇國張玄錫李化麟姚文然高珩胡統虞傅學禹羅献文白
胤謙何胤光龔鼎趙頻李呈祥傅鼎銓劉世芳周鍾魏學濂
朱積吳爾壎楊棲鶚王自超史可程梁清標右通政趙京仕
通政參議宋學顯尚寶卿吳家周太僕寺丞李元鼎給事中
劉昌戴明說孫承澤傅振鐸申芝芳時敏米微翁元益郭充
高翔漢金汝礪介松年龔鼎孳楊枝起御史柳寅東朱朗崇
衛貞固傅景星蔡鵬霄張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熊世
懿吏部沈自彰左懋泰熊文舉王顯侯佐楊玄錫吳尊昌郭

萬象戶部王承林金震出衛周祚程之璘劉顯績禮部黄熙澂湯有慶吳之琦張琦劉大巽朱帝煌工部潘同春繆沅鄒魁明方允昌黄徽澂李登雲呂兆龍秦沂馮秉清司務孫節大理寺正錢位坤行人胡顯李丕著張元輔吳允謙李之奇許作梅王于曜沈元龍國子博士李森先學正王皐光禄監事林銘球順天焰磨龔懋僎考推官施鳳儀知縣彭三益黄國琦孫以敬王孫蕙進士武愫徐家麟吳剛思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朱純臣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
先帝為無道者魏藻德也從獄中出而為賊策下江南者張若

祺也其頌賊為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

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　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李國禎也　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齎盜粮盡為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至數奄豎化淳王相堯輩不足誅矣

平西伯吳三桂如清乞師二十七日三桂以清兵至山海關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　先帝殉難統衆入關投降而三桂父吳襄故遼東總兵也逆闖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即返旆出關適遇青攝政王統兵將入犯大同中

遂相遇三桂即剃髮詣軍叩首懇寃願假大兵復仇歃血立
誓攝政王為撤兵而行逆成聞三桂之來而復去也急統馬
步兵四十萬追之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并挾太子二王東行
追至三桂于關外三桂見賊勢甚盛不敢迎戰入啟攝政王
攝政王令三桂先與交鋒而自登高望之侍三桂將敗亟揮
英王豫王分左右翼以進時逆成亦挾太子登高崗督戰賊
衆三面圍三桂勢甚急忽有白標兵二隊繞出其後如風發
潮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逆成頓足歎曰此必北兵也三桂
真挾北兵來耶急策馬走賊衆大潰次日令降兵部郎張若

旗奉太子如三桂營請罷兵三桂留太子而益治兵破逆成于關门逆成驅賊連營進發三桂悉銳出戰清兵助之賊衆大奔自蹂践死者十餘萬人殺其渠帥五人逆成走永平三桂又追敗之逆成奔還京師時四月二十四日也三桂同清兵壓城而軍逆成遂殺吴襄并殺其家口三十八人二十九日逆成出阜城門西走縱火燒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三桂遥望城中火起知賊已走追至保定奮擊敗之再敗之于定州北逆成憤極復勒勁卒逆擊三桂三桂以清鐵騎衝堅突入斬其渠帥數人皆爲除級逆成中流矢墮馬被

而騎疾馳還營即拔營歸陝、三桂後以清兵據陝西逆成盡出銳卒迎戰大敗劉宗敏田見秀等皆死逆成乃棄西安由商雒入鄧襄渡江趨武昌逆成屢敗之後每行軍大隊在前己率數十騎在後一夕大風飛沙對面不相覩逆成同二十八騎趨通山登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刃交加遂剮逆成于馬下

逆成既斃、以衆無主乃謀向何總督投降時何騰蛟總督古省軍務駐長沙賊黨大隊投誠皆虞其詐不敢應相持兩日長沙知府某挺身而往甫至為賊所殺賊閧曰我等

降〻總督耳知府畢亦来何為何不得已乃自往賊衆望見知為總督也列隊羅拜歡聲動地何諭之曰若等来降自當題請授爵然國家建立大功但苦無餉奈何賊衆曰粮餉我等亦儲甚裕毋貽軍門憂何又慮賊衆甚夥狼心不測于是下令願歸農者听又分莊其衆由是賊黨散去者大半說者謂何瀚時撫有其衆激以忠義數行而前當必能下江南畫淮而守而逡巡顧忌坐失机會良可惜也

五月福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改元弘光遂上　大行皇帝謚曰烈皇帝廟號思宗遂上　大行皇后謚曰孝烈皇后

時擬謚觴者大學士高弘圖也後即有借此以攻弘圖者後改為毅宗按謚法思與毅于 先帝俱無取焉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今 先帝俟兩宮畢命後始自為計義也初擬從權徐圖從舉既慨然知天命之不可與爭不難身殉以謝天下智也業以身殉矣猶曰因失江山不敢終于正斃禮也從容殉難 入乎大道仁也夫當變起蕭墻禍介俄頃而仁義禮智俱全而無失烏可不謂正乎謹按謚法殺身成仁曰烈臨難不屈曰〻 愚意修史者當具疏特請更上

先帝謚號曰烈宗正皇帝

先后謚號曰孝烈正皇后

附逆闖伏誅疏

總督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闖死確有實據闖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逆闖肆亂逼我 先帝殉我神京罪通于天一旦被戮九宮山差紓神人之憤奉 旨何騰蛟着吏部先行議覆速敘仍着將殲賊情形闖賊首級真否該撫察奏解若果的真始詔格敘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亡以欺如闖死非真而臣誇以為死且居之以為功是甚之欺則臣罪當死闖死果真而闖之首級已化為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之以明闖死之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

當死然闖勢窮強闖亦窮衆何以死于九宮山團練之手誠
有其故闖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
有其故請為 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
臣揣逆闖知左兵南還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
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闖
果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連旬闖逆困于馬上者踰月
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
驚疑懼清之躡其後也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
踞湖南耳天意亡闖故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

意伏兵四起截殺于路亦之下相隨僞參將張湛喜係闖逆
義男僅得馳馬先逸而闖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
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
哭及臣撫劉体仁郝揺旗于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于長沙
撫王進才牛有勇于新墻無不衆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
治之子衿氓隸亦無不衆口同辭也張參將久駐湘陰郝揺
旗現在臣票詞詞道逆闖之死狀嗣後大行勦撫道阻奇絕
無從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誤死于鄉兵而鄉兵初
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為闖氣及不壯未必遂能剪滅而致等

及之交加為千古大壯也今而後逼君破都之氣燄遂成烏啄獸嚙之肉餅亦可以謝　先帝矣自逆閹死而閹二十餘萬之衆初欲逆閹悲躑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閹若不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僞侯僞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也伏乞　皇上祭告　九廟祭告　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十年之劇寇首逆乃一旦天亡于九宮山以慰　二祖列宗之靈以快普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明旨所云察覈炤詔格議賞是從滋舉朝之議而重微臣之罪臣惟瀝血于　先帝而已回奏委無一毫欺

許可勝惶悚待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奏